



## 以愛織網

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張惠瑜同學

若要讓我替親情下註解，只能是撲朔迷離了。身處兩個大家庭中，難念的經似乎不只一兩本，在都市緊湊的生活步調的催化下，同儕與鄰居的地位似乎都更勝於阿姨叔伯。逢年過節的寒暄只有長輩與同輩間的攀比，一頓年夜飯過後又各奔東西。小時候可能還覺得沒什麼，但隨著年紀增長，感受到的寒意卻更勝年末刺骨的天氣。不知從何時我開始想著，回家吃團圓飯備感壓力，血緣關係就像是被織的稀碎的蜘蛛網一樣，既脆弱又無用。

然而時間是不會為任何人而等待的，抱持著這樣想法的那一年，奶奶離世了，透過一連串瑣碎的儀式，我才從家人們的眼淚中體會到，愛有很多形式，而親情的愛，很多時候比起直白表達，更多的是含蓄與壓抑。我看著爺爺孤身一人站在靈堂的最前面，好幾次差點站不住，都是身後的兒女輪流攙扶著才得以撐完整個流程。親情這張網雖然稀碎，卻似乎仍能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拉著使我們不往下墜落。

聽爸爸說，爺爺年輕時是地方角頭，好面子又倔強。現如今八十多歲了，仍舊散發著不好親近的氣息，兩年前動了心臟瓣膜置換手術，他堅定的拒絕任何兄弟或朋友前來探望。如此爭強鬥勝的爺爺，記憶正一點一點的隨著時光流逝，就好比已經從高中畢業五年了，爺爺見到我還是會問什麼時候從高中畢業，拍拍我的手叮囑我要考個好大學。每當我仔細感受，就會對這樣的親情流露感到心痛，我渴望抓住這些由情感編織的細絲，卻總是在指尖觸碰後溶解，越是想要緊握，就越容易從指縫中流出。

流出的那些時光軌跡，卻不可能倒轉了。

那一天上完課從實驗室回家，傍晚六點多家門口緊挨著馬路的街景一如往常，擁塞的車流與交通義警常駐。若真要找出與前幾天不同的地方，也許就是空氣中夾雜著潮濕與冰冷，下著毛毛細雨。我拉起帽子收起手機，從背包中拿出摺疊雨傘撐開，指尖傳來雨滴的溫度，寒意一路從掌間傳遞全身，驅使我加快腳步。

爺爺站在大樓的門口，戴了一個競選總部發的鴨舌帽，只穿了一件白色短袖 POLO 衫、我不知道材質的五分褲，與一雙夾腳拖。

「阿公！」我收起折疊傘，加快速度走向他，我不確定他找誰，是三樓的叔叔，四樓的姑姑，還是五樓的阿伯？

「阿公！！」阿公重聽，我又加大音量，把口罩拉下來。

「阿瑜，下課了？」他拍了拍我的背，即使戴著口罩，我還是可以知道，他正對著我笑。

「阿公，你欲找誰？」「謀啦。攞不在，我要回去了。」他兩隻手背在背後，就要往前走，彷彿不知道有下雨，彷彿吹到他的風都失去了溫度。

身體比語言更快的做出反應，我重新打開折疊傘，不知哪裡來的勇氣我伸手挽住爺爺的手臂，「我陪你走回去啦！」

事實上，爺爺家不過在半條街外，但在踏出靠近爺爺的那一步之前，我曾覺得和爺爺的距離很遠，甚至還認為我們這一代的小孩和祖父母不親是稀鬆平常的事情。他輕輕的推開我，跟我說不用，很奇怪，這個動作卻自動抵銷了我一直以來自以為的距離感。「妳趕緊回去！」

「阿公，我毋甘你淋雨啦！」我厚臉皮的再靠近他一些，握住他的手，這時才發現他的關節已經有些僵硬、肌肉也萎縮了，掌心的皮很厚，卻能將異常溫暖的溫度傳進我的掌心。我們走得很慢，經過騎樓，有一位阿姨走出來跟爺爺寒暄幾句，待她離開，爺爺困惑的回頭問我「她是誰？」隨即笑得像個孩子。

快到門口，他突然問我一句「會冷麼？」我連忙說不會不會，身上穿了兩件刷毛衣服，對比爺爺單薄的身軀，我腫得像顆球。我拉大嗓門，跟他說「阿公外出也要多穿一些，今後會越來越冷的，保重身體。」他說好，比了手勢叫我快點走。

「走好。」他跟我說，我用力點頭轉身回家。

我越走越快，那句「會冷麼」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。對我而言，那句話夾帶著過多的情感，包裹著溫柔如巨浪般朝我襲來，我措手不及。

外公最後一次躺在一般病房的那天也很冷，但沒有下雨。

他帶著氧氣罩，蓋兩件被子，手臂上插著大小長短不一的管子，身旁圍繞著各種儀器，情況並不好。二阿姨守在床側，媽媽在外頭叮囑看護小姐事項，我和小阿姨站在床尾陪伴著外公。突然一句「會冷麼」打破病房單調的節律聲，我回過神，外公又說了一次，已經氣若游絲的他，竟然意識異常清楚地盯著我問「會冷麼」。我的心沈了下，小阿姨立刻把病房內可以看到的外套都堆在我身上，一邊說著「不用擔心，她不會冷」，我也對著外公一直猛點頭，讓他放心。

外公又沈沈睡去，「妳真的有冷嗎？」小阿姨把手中的熱水袋遞給我，「現在呢？」我搖搖頭，並細細回想方才發生的事。才發現空調確實很冷、才發現直到接觸熱水袋之前我的身體仍在顫抖、才發現外公的愛總是表達的很含蓄，但一直存在，他將滿溢出的關懷透過話語織成了網，澄澈透明，不著痕跡的將溫暖覆蓋在我身上。

「會冷麼」是外公和我最後一次對話，而那天爺爺的聲音和外公的話語在我毫無防備時重疊在一塊，再次張開眼睛，視線已然模糊。

我沒有忍住，拔起腿往回跑，用力抱了爺爺一下。他似乎嚇了一跳，但隨即露出口罩也藏不住的微笑，摸摸我的頭，告訴我要認真讀書。我曾想過怎麼樣才是感受到一個人真正無償愛你的瞬間，又要有怎麼樣的理由才能讓你甘願無償的愛一個人，這個看似無解的題目卻被家人給予的愛一次次地化解。可每當我領悟後，想要往更深一層去探究，卻總是伴隨著一些生命與時光不可逆的流逝作為成長的代價。

我依然在情感編織的海洋中浮沈，尚未被磨平的稜角依舊容易被激起的浪花給觸動，可我終於明白，不論我如何在其上翻騰或向下沈淪，遍體鱗傷後都會有一雙雙溫柔的手替我修補傷口，讓我能抓住僅有的、不可替代的時光碎片，再一次用力的去愛人，就如同他們一如既往的愛我一樣。